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二二五回 兩造解和議五萬兩 一言咒罵罰四千金

話說九姨同金榮幹那醜事，心裡只當是悟真和尚。不料才靠著和尚的頭，忽覺到那人並不是和尚，頭上一頭的頭髮。九姨大吃一嚇，連忙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金榮見問，好不難過，真個又羞又怕。沒奈何一骨軀滾下牀來，向地下一跪，碰頭道：「家人金榮該死！」九姨見得事已如此，也叫打怨不來，只得喊那麼鳳想走。

金榮道：「奶奶慢慢，著好衣服，不要受涼。家人去尋麼鳳是了。」金榮就此便到了外面，找去找來，卻不見麼鳳的影子。一直走到自家住房門口，卻見麼鳳在那裡推那房門。金榮走至進前，說道：「么鳳姐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么鳳此時見了金榮，就同餓虎得著食一般，轉過身來，一把摟住道：「金榮哥，你在那處的？」兩人皆是情急負辜，登時一同事畢，雙雙走回。九姨沒處煞氣，只得拿著麼鳳「賤人、淫婦」的罵著，自回上房而去。金榮依舊安睡在碧梧仙館，一宿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金仁鼎一早起身，還是前來同悟真談談浮文。到了早膳過後，忽聽金升進來說道：「稟老爺，外面那錢鬍子過來拜會。」金仁鼎一聽，心裡又歡喜又煩惱。歡喜的可以討著回信，煩惱的曉得這和尚硃筆點到人頭上，必不得輕饒。隨即就吩咐金升請見。走進客廳，二人分賓主坐下。錢老把眼睛揉一揉道：「大人，這差使委實真不好當。若有個三五件這樣的差使委老拙去乾，那老拙一定是沒有命了。」仁鼎笑道：「老姻伯辛苦的很，在下甚不過意。請問這和尚可曾開出個什麼盤麵來嗎？」

錢通道：「這人有趣不過。昨日送大人走後，老拙便打了一頂轎子，到了大成廟。先是那客堂和尚出來周旋一陣，忽然老濟瘋瘋灑灑由丈室裡跑了出來了，也不通什麼來意，一把就把我拖到裡面吃酒。他倒也還好，你吃便倒了吃，他也不敬你一杯半杯，他也不強你飲一口半口，但他吃的那狗肉，旁人可能下咽？初時我還吃了兩杯酒，到了後來，委實出付眼睛望著他吃，要想談句正文，他隨即就阻住：吃過酒再談。可憐弄得我這個老頭子走又走不開，逃又逃不掉，吃又沒得，談又沒得。」

談到了三更向後，老拙實因泥塑木雕似的坐在那裡，真不耐煩，就想撒尿逃席。那知他才說得好呢，一把將我抓住，說道：『俺勸你，這個尿萬萬不能撒的，要任性的熬住。俺記得還是那年初進內城，被張忠夷當奸細拿住，路上撒了好幾回尿。自此以後，委實不曾撒過。俺也有時要撒，牙齒一咬，奔上幾里路，出他一身汗，立時就沒事了。你們也學我，時常熬熬，自然就可以不撒。俺有一個比方，譬如人家出帳少，進帳多，自然就保得千年富。一個人身進氣大，出氣小，自然就保得百年身。』

請教他這些有天沒日頭的話，可能聽是不能聽？好容易到今日一早，他強盜老爺發善心，突然的朝我翻一翻眼道：『俺問你，你還是為金御史來的，還是為賈知縣來的？』

我說道：賈知縣、金御史都是這件事。他呵呵的便笑了一陣，身邊掏出一個東兒，說道：你拿去同他兩人說，照上面辦得來，俺和尚就算修子修孫在他們身上了。但半路上你切切不可開看。老拙聽他的口氣，大約這件事，那說帖上總還稍有轉移的意見呢。」說著便從身邊將東兒拿出，交了金仁鼎。仁鼎接來一看，但見那正面上寫的是：左首一條是金丞相令郎御史老爺，右首一條是百里侯臨安知縣老爺同拆。

再將裡面一看，見上面寫道是：

餘有九層浮圖塔，將結世上未了緣。

橋工五萬豎正柱，王嬭贓銀罰四千。

現有寺僧在外化，不完數目莫開言。

解鈴人是八旬叟，一諾千金諒足憑。

右詩細玩，如自知返悔，非惟照數結緣，須帶秦壁歸趙。

蘭相如之歸來，餘甚望也。

金仁鼎看畢，不由的腦悶腸愁。暗道：橋工五萬銀子，是邱奎孝敬相爺的，被我半路截來，連相爺都忘掉了，反轉他沒得放我過身。老錢只一千謝儀，我不過一句順便話，他倒也作做實了。惟王嬭四千，這句話不知是一段什麼公案，並且不知是銀是錢。賈兄他一個苦缺，就便四千贓銀，突然叫他罰出，豈不因我所累？總之俺金仁鼎認晦氣，聖僧老爺的法令我是曉得的，大約缺一毫一釐不得能殺。也從今以後，我只當這一座大成廟已燒倒了，從此再勿問那廟中的事。多作些全數包足，也不過去了六萬銀子。他濟顛和尚從此就去發財，算我金仁鼎是窮命罷了。

但金仁鼎看過東帖，半晌不語，心裡想著了這一大片的話。把個錢通站在旁邊，不曉得他是否依從，心中懸懸的。又怕他還有什麼不足的處所，再著他去同和尚磋商，又拷他一天半夜，那便死多活少了。但仁鼎在那看詩句，錢通搭眼見末了兩句，曉得說的自家，便上前向仁鼎道：「大人，這詩句想情都明白了。但老拙想這件事大人吃虧太巨，所末了這兩句話，老拙作為心領，不無歡愉小補，將就了事，免得再同這和尚枉費唇舌。在大人以為何如？」仁鼎道：「你不曉得這位聖僧的脾氣，他說你八角的，大約連圓的都不濟；就便如法炮制，還怕另起風波。老姻伯如不相信，靜觀後驗是了。惟最王嬭這四千，我卻曉得令親是偏斷一嬭婦奪得來。我曉得賈兄是一寒宦，區區之銀，久已化為烏有，我並想代他設法，又怕這位聖僧不甚好惹，賈兄又不知何時才能回來，能個趁早回來，早為了結，免得再生枝節才好。」

仁鼎說了一片，便吆喝喝的道了一口怨氣。錢通在旁，曉得賈甥在外勘荒，不過專避風頭，一經平定，自然回來。當下又說道：「如果事在急迫，專候他來定議，則專一差去，那怕他不立時回來。」仁鼎道：「你能代作一函去招他麼？」錢通道：「也未嘗不可，唯須到衙門用印，方足為憑。」仁鼎道：「就請老親翁去走一趟。實不相瞞，要照我的本心，情願代他彌補這一筆款。自問不為蘿蔔不挑菜，兼之又是至親，本可以不必要他回來。無如這和尚與眾不同。就請你走一趟罷！」

錢通聽畢，隨即起身，坐了原來的轎子，到了臨安縣。恰巧衙門裡面正然著了報馬專信去喊賈知縣，因准營節度副使徐焱，自守淮以來，累獲勝仗，惟金勢雖弱，元勢又張。聽說濟公剿滅西天，已經奏凱回京，特為行了一角公文到臨安縣，著他恭備聘禮，迎請濟公赴淮，參謀軍政。設濟公辭不就任，仰至國舅府稟覆，另由國舅府歸奏案咨調來淮云云。臨安縣接到這件公事，本官既不在家，那個能代他作主？所以傳了飛報，請賈知縣回衙。賈知縣接了信息，那敢怠慢，不到半日，連忙回到縣署。大眾接著了，先把准營的公事一看，說道：「這件事莫須有。」隨即又向錢通道：「那件事究竟怎樣了？」錢通便將由他走後，刑部不收押犯，怎樣為難，金仁鼎怎樣同他商議，許他謝儀，他怎樣到濟公那邊會著了他，怎樣陪了一夜，才得了他的回東，就此便將那東帖上的詩句說了一遍。賈知縣聽說，就同雷打癡了一般，說：「得怎樣的？王編這四千銀子，雖係仁鼎照顧得來的，這件事連他都不曉得實數，因何這和尚他倒曉得清清楚楚？如今這筆銀子，我也用去了，他聖僧諒情也未有不知。這個罰頭，我怎樣罰得起呢？」錢通道：「你且莫包，仁鼎他允許代你想法的。你如今趕快去會他一會，將話議妥。可將准營的公事順便帶去，你看以為何如？」賈知縣道：「這樣佈置，一些不解。」

賈知縣便帶了准營公事，曉得這時金仁鼎一定是還在萬秋園，便邀同錢通，一齊坐了轎子出城。到了萬秋園，已是下午的時候，金仁鼎接著，便將前事議論了一遍。賈知縣道：「兄弟的銀子已經用盡，那便怎樣好呢？」仁鼎道：「我此時已落在大處，裡外也不能打算，你這點小事，我已經代你備了。」隨即到後面檢出五萬四千兩一卷匯票。委實這五萬匯票，還是邱奎的原封，另外撞了四千。又拿了一千兩票子酬謝錢通。看官，你道金仁鼎這樣美匹，那裡是生性慷慨嗎？其實並不是的。

一者他曉得濟公的脾氣，從來說一不二，若向他推情，反轉是弄出晦氣；二者這件事內中又是姦情，又是人命，又是假傳聖旨。聽說濟公以毛起毛的，又說少掉御賜佛衣，又說少掉傳宗舍利，這些無價寶，那個賠償得起？金仁鼎雖屬奸惡，究竟是個能辦

大事，識得數目的，只得爽爽快把頭伸長些，被這一刀，一點都不敢違拗。

當下帶了五萬銀票，交了四千把賣知縣。將田契檢出，將悟真請到，又一一如～的交代了他。喊了四頂轎子，但鼎、悟真、錢通、賈知縣，一齊到大成廟交納款項，並送悟真回廟。那知四項轎子才到了廟前，早有一個香火跑出，兩個香火把廟門關得鐵桶似的，這時就連悟真也覺到詫異不過。只見那走出來的一個香火，到了錢通轎前呈上一個柬帖。錢通拆開一看，連忙招呼他們四人一並的回轎。畢竟這柬帖上又是所說何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個柬帖。錢通拆開一看，連忙招呼他們四人一並的回轎。畢竟這柬帖上又是所說何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